

今年最后一个清明祭扫小高峰刚刚过去，殡葬产业也正在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北京商报记者在过去一周内走访包括太子峪陵园、福田公墓等在内的多家公墓发现，数字科技正逐渐应用于殡葬产业的各个环节之中，其中数字墓位作为殡葬新产品已有消费者买单。北京首批数字墓位正式售卖后，上线3个月以来销售超过293套。3万-10万元的售卖价格能否替代传统实体墓位？谁又是首批买单者？他们为何会在传统墓地与海葬等普惠殡葬形式中选择数字殡葬？试点3个月，数字殡葬的接受程度如何？

3个月卖出293套

这个清明假期，李林提前线上预约了档期，来到了位于太子峪九礼数字墓园，跟安葬在这里数字墓地的妻子聊聊天。

当李林走进三面摆放数字墓位的静室，入室门随即关闭。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属于妻子的数字墓位徐徐落下，李林妻子的骨灰盒呈现出来。同时，三面墙壁开始化身电子屏，循环播放爱人的照片和一些视频画面等数字影像，李林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开始望着妻子的墓位聊起天来。

在随后的1个小时里，静室成为了只属于李林和妻子之间回忆的空间，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妻子生前的影像片段，让李林想起过往的许多快乐时光。

尽管妻子离世已有月余，但李林仍未从失去挚爱的悲痛中走出来。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妻子的遗愿偏好，李林没有选择“入土为安”的传统墓地。

“我不喜欢那些在户外的传统殡葬，特别是冷冰冰的墓碑。”李林回忆。当初举办数字葬礼时，工作人员制作了妻子的生前微电影，甚至还让自己看到了妻子的数字影像。葬礼的时候女婿来不及回国，他通过远程方式全程线上参加了葬礼。“她生前爱干净，不喜欢风吹日晒。数字墓位就放在室内，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妻子会喜欢这样的环境。”

尽管被叫作数字殡葬，但并非无法存放骨灰盒。以李林妻子所安葬的太子峪陵园内数字墓园为例，一间18平方米的静室中，三面被信息屏所环绕，这三面大信息屏又是由152个电子化墓碑组成，每个墓碑屏的背后都是一个立体化存放骨灰盒的墓穴。

每个祭祀的家属走进亲人所在的静室中，便会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上述李林祭扫妻子的全过程。

从传统形式的墓碑到可视化的数字墓位，包括李林在内的第一批群众开始体验这种

新殡葬服务的全流程。据了解，目前北京首批已有5家数字科技殡葬试点项目，分别是太子峪陵园、福田公墓、外侨公墓、温泉墓园和通惠陵园。这些公墓里的“数字墓园”从2023年1月起正式运营，截至3月底，数字墓位共计销售293套，安葬208套，预约祭扫81次。

“暂存于此”

40岁的王宇去年父亲病逝，他将父亲的骨灰盒在殡仪馆寄存了半年，转眼就到了要把骨灰从殡仪馆转出的时间点。

“我是丁克家庭，我和妻子也早就签订了遗体捐赠协议，所以对于我父母的身后事，我们全家人早有共识，他们在百年之后会选择海葬或者生态葬，只是我母亲非常希望可以在自己走后再和父亲一起海葬，所以暂时还是给我父亲寻找一块合适的墓地。”

王宇父亲走的时候年仅73岁，而王宇母亲的身体依旧健朗，但老两口一起海葬是王宇母亲最大的心愿。为此，王宇辗转于北京的多个墓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存放父亲骨灰的地方。

“传统的墓地肯定是不考虑了，现在最便宜的也要14万-15万元，对我这种不知道要存多久的来说不合适。原本我想考虑那种户外的骨灰墙，但是一想到风吹日晒的，不知道父亲的骨灰盒过个10-20年会怎么样。”

作为老北京人，王宇的长辈亲戚大部分安葬在位于丰台区的太子峪陵园。一次家庭祭扫，王宇在太子峪陵园里遇到了正在推广“数字墓园”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给我详细介绍了数字墓位，室内封闭私密的存放空间也打消了我此前的顾虑。回去和母亲一商量，就花6.8万元定了一个双穴墓位。”

王宇计划在这个4月里，将父亲的骨灰盒放进数字墓园。“虽然我还没开始体验后续服务，但从他们的预约流程和私密空间来看，很符合我们家庭的需求。等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会从数字墓园里拿出父亲的骨灰盒，让他们一起海葬。”

从0.8平方米到0.1平方米

表面上看，数字殡葬是在满足传统殡葬功能性需求之上，提供给家属的新选择。但数字殡葬出现的背后，是传统墓位资源和惠民殡葬之间的矛盾现状。

殡葬上市公司福成股份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其殡葬业收入始终保持高毛利率状态

，过去五年的毛利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2022年，另一家殡葬行业上市公司福寿园每块经营性墓穴的平均价格达到11.79万元，同比上涨6.4%，而福成股份2022年的墓穴价格虽然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从过去八年来看，其墓穴价格上涨幅度也超过50%。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走访北京多家经营性公墓了解到，目前北京的公墓售价在14万-35万元不等，但这些公墓每年释放出来的墓位数量有定额，甚至有些公墓已经不再对社会大众提供墓位售卖服务。

反观数字殡葬，北京商报记者盘点目前北京运营的数字殡葬企业，目前已经公开售卖的数字墓位，价格大多在3万-10万元之间，同样是20年租期，在数字墓位上同样可放置双穴骨灰盒。按照政策要求，一座传统墓地的占地面积控制在0.8平方米之内，一亩地的墓碑安放量在200座左右。而以太子峪陵园内的数字墓园为例，18平方米可以做152座数字墓位，每个墓位占地基本只有0.1平方米。

从购买数字墓位的家属满意度来看，大众对于数字墓位的接受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高。“从我们的市场调研情况来看，中老年人对数字殡葬的接受程度是超出我们预期的，我们的家属客户群不只有30多岁的中年人，也有70多岁的老人。”翁晓慧是北京九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她所在的公司正是目前北京5家数字墓园的合作运营方。

“我们希望更好地向家属提供安葬后的祭祀纪念服务，包括沉浸式追思会、周年祭礼和祭祀五福以及数字生命纪念馆等服务。”在翁晓慧看来，相比传统墓地，数字科技殡葬的实体墓位占地面积小，对于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同时又面临着土地资源极为稀缺的北京，数字殡葬节地化、集约化特点鲜明；同时数字墓位和传统墓位同样提供免费和收费的代客祭扫项目，价格在0-990元不等。而仪式形式则纳入了直播观礼、元宇宙共祭等新型的技术形式。

折中选择

虽然3万-10万元的数字墓位相对于传统墓地来说，具有性价比优势。但相对于海葬、树葬等更惠民甚至免费的殡葬形式，并不是最有性价比的殡葬选择，但却是一个经济账与心理账双契合的产物，成为了现存殡葬形式外的新选择。

北京市民政局的殡葬惠民政策显示，选择骨灰海葬、自然葬的本市户籍市民可以实现全流程零消费，包括免费享受遗体接运、遗体冷藏、遗体整容、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寄存6项殡仪服务，免费享受骨灰海葬、自然葬全程安葬服务。不仅是北京，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建立了惠民殡葬政策，通过减免费用或发放补贴的形式提供遗体接运、存放、火化、骨灰寄存及绿色生态葬等基本服务。

给父亲选择了数字墓位的刘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父亲的离开比较突然，传统的墓位要不就是要等，要不就是价格高，但是选择生态葬的话，每年只能参加清明共祭仪式，没有单独的祭祀环节，我很想每年带着孩子来看看爷爷，数字墓位算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包括李林在内的多位家属也直言，“能存放骨灰盒”是他们选择数字殡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正因如此，数字殡葬成为了自然葬和传统葬之外，提供给公众的一个新增选项。但数字殡葬的推广和普及同样面临着诸多实际的困难。翁晓慧坦言，“让公众对数字殡葬认可并接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专业人才培养就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这个领域太新了，催生了很多新职业。目前全国范围内能够展开相关专业建设的职业院校也较少，如果专业人才的供给不能及时跟上，将会制约数字殡葬的普及和发展。”据翁晓慧介绍，数字殡葬下的新职业包括数字生命规划师来提供安葬流程咨询和指导，数字生命整理师提供逝者的音视频资料整理，数字生命礼仪师负责在追思环节引导家属体验精神传承。

翁晓慧给北京商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太子峪陵园的80多个数字墓位由10人运营团队打理，从家属满意度来说，理想的服务配比是1：8，“后期有新的数字殡葬墓园落地，则需要更多人才的引入。如果能有更多职业学校开展相关专业合作共建，将极大缓解我们的人才压力”。